



远山野情

贾平凹 / 著

YUANSHANYEQING

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丛书



著名作家贾平凹

笔下强大的原始生命力
以及信仰

第



学奖得主

NLIC2970863644

穿越灵性的人地 刀丰昌活巴的经典小说呈现叙事与抚慰的独特情怀



中国出版社

国家一级出版社 ★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丛书

远山野情

YUANSHANYEQING

贾平凹 / 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国家一级出版社 ★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远山野情 / 贾平凹著. —北京: 中国社会出版社,

2012. 5

ISBN 978 - 7 - 5087 - 4060 - 7

I. ①远… II. ①贾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106178 号

远山野情

著 者: 贾平凹

责任编辑: 牟 洁

配 图: 方 未

出版发行: 中国社会出版社

邮政编码: 100032

通联方法: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

编辑部: (010) 66063028

网 址: www.shcbs.com.cn

经销总代理: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

电话: 80670231

印刷装订: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: 150mm × 220mm 1/16

印 张: 17. 5

字 数: 200 千字

版 次: 2013 年 2 月第 1 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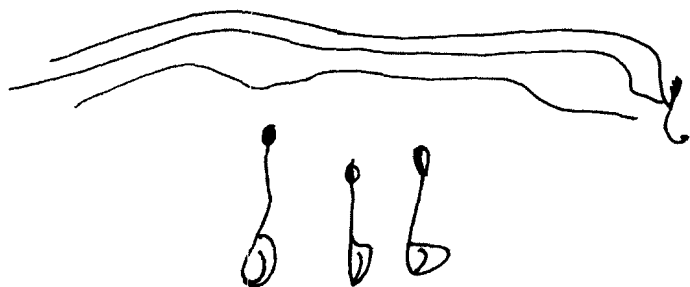
印 次: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29. 80 元

未经出版者许可不得摘编、转载本书 中国社会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目 录

黑氏	001
火纸	035
遗石	057
美穴地	111
白朗	148
五魁	196
远山野情	243



黑 氏

—

黑氏的年龄比丈夫大，黑氏把什么都干了，喂猪，揽羊，上青崖头上砍柴火。一到晚上，小男人就缠她。男人是个小猴猴，看了许多书，学着许多新方法来折磨，她又气又恨，一肚子可以把他弹下炕去。“你是我的地！”小男人却说，他愿意怎么犁都可以。夜黑漆漆的，点点星辰，寒冷从窗棂里透进来。小男人压迫着她，口里却叫着别人的名字，黑氏知道那是些村里鲜嫩的女子，泪水潸然满面。等丈夫滚在一边大病一场地睡着去了，她哽咽出声，嗟叹不已。

这边厢房一动静，那边厢房就发恨声，公公骂道：“长声短叹地发什么贱气，好吃好喝得肚子鼓胀睡不着吗？”公公的脾气越来越暴躁，黑氏就不敢再出声，听得还再骂了一句：“在娘家吃什么了，穿什么了，跌到福窝里了还不顺心？！”劈里啪啦拨算盘。公公是镇上的信贷员，算盘上的工夫深，双手打得“狮子滚绣球”。这两年日胜一日富起来，家人就给她难看脸色，恶色败气，批点她的面粗，手脚肥胖，丑。黑氏是知足人，深山的娘家穷，茶饭是比以前好。哥哥的脸色黄蜡蜡的，十天半月来镇上赶集，拿些山货到这家，吃一顿饭要走了，总说：“我妹子

有福!”她心里苦苦的。好哥哥，吃得好了就有福？这话却倒不到人面前去，只是越发伏低伏小。私下里盼着养个儿来，有个贴己，送子娘娘却偏不光顾。如此睁着大的眼睛在黑暗里思想，窗外就没了星星，淅淅沥沥落起雨来，倒熬煎这雨一下，坡上的红苕蔓子就要沿蔓生根，得去再一次翻锄了。

这当儿，院门很响地被人拍了一下，接着是门环“哐哐哐”三声摇动。那边厢房的公公立应声：“来了，来了！”趿了鞋出去开门。是一个男人的声音，压声问：“又和谁喝酒？”公公说：“没外人，专等着你呢。”俩人就骂了一阵天雨，进屋到那边厢房了，叽叽咕咕，鬼念经般说话。

婆婆已经起来了，拿那杆竹管烟袋敲打她的厢房门框，叫：“黑，起来！你爹和客人要喝酒，你下厨炒几个菜去。你装什么呀，睡得这么深沉！”

家里时常来人，黑氏已经习惯了，她不解的是客人常要半夜里来，有时扛来好多东西，用木箱和麻袋装着，公公不让任何人动，她也就装个猫儿狗儿，不言语。厨房里炒得一盘鸡蛋，一碟变蛋，一碟臭豆腐，一碗熏肉。一箕盘端了进公公房里，瞧见客人是个极风流的人，正将桌上一沓钱推给公公说：“这些是你的，怎么样，只要……”公公用脚在桌下踏了客人的脚，抹下头上的帽子，随便一放，钱票盖住了。黑氏乖觉，全装混沌，怯怯地看着客人说：“黑漆半夜的，没好菜的。”客人便大胆地看她，看得生怪；黑氏慌得用手抚扣子，害怕扣子扣错了，惹人耻笑。

公公便说：“睡去吧，你还呆在这里干啥？”

黑氏放赦一般回来，坐在炕上了，小男人已经转醒，悄声问：“谁来了，是马乡长吗？”黑氏说：“马乡长鼻子大，这个人气派呢。”小男人说：“这是东村姓王的，他跑运输发了大财了，有了钱讨了个县城女子，面嫩得能弹出水！”黑氏黯然无语。小男人又说：“他发了财了，敢不到咱家来，爹又落一笔钱了！”黑氏说：“人家跑运输，爹落的什么

钱?”小男人说：“爹入股呀!”黑氏一直对这家人疑惑，就再问：“爹哪有钱入股?”小男人黑暗里眼里放光，说：“你以为你嫁给我平凡吗，我爹虽不是什么领导，我爹却是和什么打交道的?你丑人倒有丑福!”黑氏说：“我不稀罕那么多钱，当初嫁你，你也是没钱的光棍!”小男人说：“我知道你害怕我家发财哩，怕你越来越不配我哩!”黑氏咬了嘴唇，听那边厢房公公劝客人酒，喝得已经晕头。有盘子翻跌桌下，发着破裂的声响。小男人说：“怎的不说话?”黑氏说：“我不是为我，我是为你想的，钱来路不明，多了会害人的。”小男人说：“哟，你那么清高，结婚时你娘怎的要我出个棺材钱?隔壁的钱来路明，你跟他过活去?!”

黑氏拉过被子连身子带头裹严睡倒了。

眼睛闭着，心却睡不着，一股黑血在肚里翻腾。恨娘家人穷，不能门当户对，又恨小男人家有了钱，口大气粗……直挨到鸡叫三遍，窸窣窸窣又起来，得给猪熬食了。雨还在落着，院子里水汪汪一片白亮。忽见得隔壁那家院子上空红光一片，甚是吃惊，爬上院墙头的梯子看时，隔壁人家台阶上生着一堆篝火，一个人蹲在旁边，将一条新制的扁担一头支在门限下，一头伸过火上，双手趁趁地往下压。八尺余长的桑木扁担就两头翘，翘得一张弓。黑氏便叫：“木桡，起得早?难得落了雨，也不蒙头睡个懒觉!”

木桡回过头来，倒是吓了一跳，火光映在脸上，红膛膛的像酱了猪血，瞧见是黑氏，笑，嗤嗤啦啦响。

黑氏又说：“一条扁担，还那么伺候?”

木桡说：“不收拾软和，它砍肩哩!”

黑氏说：“反正它是压人的，你也要去南山担龙须草吗?”

木桡说：“南院秃子，三天一来回，赚得三块多钱的，我比他有力气。”

黑氏说：“人家都出去跑大生意、千儿八百的挣哩……”

木桡说：“咱没车，就是有车，没恁个本事的。”

黑氏在墙头上长长叹了一口气。黑氏可怜这木犊，家底缺乏，人又笨拙，和一个老爹过活，三十二三了，还要不下个女人做针线，裤子破了，白线黑线揪疙瘩。本要说句“你哪有秃子灵活，担龙须草走山路，瓷脚笨手的可要小心”，话到口边又咽了。待要走下梯子，木犊却叫：“黑，给你个热的！”手就在火堆里刨，刨出个黑乎乎的东西，两手那么倒着，大声吸溜，跑过墙根处了，踮脚尖往上递。黑氏看着是颗拳头大的洋芋。

黑氏说：“我不吃，还没洗脸哩！”下了一节梯子。下去了，又上来，见木犊又换了一只手，还在努力往上递，黑黑的肚皮露在外边。她伸手接住了，烫得如火炭，掰开，黎明里白花花两半，蹿一股热气，她咬了一口。

木犊问：“面不面？”满足地想笑，又嗤啦一下。

黑氏已经走下梯子，头上让雨淋湿了，“嘀嘀嗒嗒”顺着头发往下流水。

二

到了冬天，木犊担折了两条扁担，肩头上隆了很大的肉包，指甲掐也不觉生痛，家里却并没见有大变样，顾住了油盐酱醋，和爹新做了一身棉衣，光景不宽展也不太寒碜。十一月初六，出了个大红日头，父子俩新做了一条更长的扁担，在火上烤了，用瓷片刮磨，一遍又一遍上了豆油，能照出蓬头和垢脸。中午时分，于院中设了香案，将那扁担两头挂红横放案上，木犊跪倒在尘埃里磕头作揖，敬扁担神。木犊感念扁担使他家有了零用碎钱，他不再去担龙须草了，趁天寒地冷，去更深远的山里担木炭。祀奠之后，老爹将一口袋干粮缚在扁担头上，别六双草鞋在木犊的后腰带，送儿子出门。木犊反身退至院门口，转正身，齐足立于门内，叩齿三十六通，以右手大拇指在地上先画四纵，后画五横，毕，咒曰：“四纵五横吾今出行禹王卫道蚩尤避兵盗贼不得起虎狼不侵

行远归乡故当吾者死背吾者亡急急如九天玄女律令。”咒毕，再不回顾，大步而去。老爹望儿走远，捡一土块压在四纵五横上，倚在门上，热泪肆涌，遂听得隔壁院子里劈劈啪啪一阵鞭炮轰响。

黑氏一家是要搬迁了。

腊月里，信贷员又入了一股到镇上一家蘑菇厂，天晓得这厂子那么大的本钱，买了许多菌种，盖了许多作坊，培育成功，收入成倍成倍往上翻，他家就得了流水一般的钱路，便也就卖了旧屋，在镇上盖了一院房，一砖到顶，堂皇得似了爷庙。这家暴发，村人皆目瞪口呆，黑氏也惊魂落魄。好多人来帮忙搬家，黑氏把从娘家带来的一块石枕也放到拉车上，小男人将它撂了。

黑氏说：“这是我的枕头。”

小男人说：“到镇上住呀，你还学那野人？”

黑氏说：“我从小枕惯了，不枕，脑壳烧得疼哩！”

小男人骂道：“贱命！”还是把石枕撂了。

黑氏怔怔地立了一会儿，旁边的人都看她，她没有顶撞丈夫，也不哭，后来抱了石枕，油污污的，过来给了木犊爹。

她说：“伯，我们要走了，这块石枕给你留下，它是天星落下来的，我爷枕了一辈子，我爹枕，出嫁时娘陪给我。它好生凉，枕上从不害眼哩。”

从此黑氏住在镇上，她更忙累了，要做了家里老少吃的喝的，鸡、猪、狗、猫她要经管，地里的活也全是她，且公婆讲究起体面，日日强调屋里院外一星灰尘不要，一根麦秸不留，她睡得比以前更少了。小男人老嫌她多吃，要求不能再胖，人一瘦脸更黑，又骂她是黑豆皮。年终家里买给她一双鞋，人造革的，皮货，逢集便要她穿，黑氏脚肥，塞进去疼得难受，从集上回来，鞋脱到一边去就噙着眼泪哭。她知道小男人不是疼她，是嫌她丑，但娘生她丑样，也不是一双皮鞋能改变的！小男人就打她，用刀子吓唬她。打她打得太过分了，她一下子发了凶，反身一抱，小男人就脚手并作的端在怀里，丢粪筐一样丢在炕上。她说：

“我是让你试试我的力气哩!”

这消息被外人得知，全都扯笑，黑氏在地里干活了，有人就问：“黑，又教训你男人了吗？”黑氏缄口不答。那人就又问：“黑，你怎的不穿皮鞋了？你们家那么富，你怎不向你公公要一个手表戴戴！”

这话说得多了，黑氏也嘀咕：怎的这家这般的有钱，村里镇上做生意的人家多，也不见钱这么来得容易？夜里小男人回来，她问根底，小男人说：“这话我也听得多了，人都在发嫉恨哩！外边再有人问你，你就说：政策允许哩，怎么着？！”

黑氏越发奇怪的，夜里总有客来，和公公在卧房里说话，她一进去，那话就住了。白日里，却总是请乡上的干部来吃酒。乡长一次吃醉了，指着公公鼻子说：“你他娘的，活得倒比我乡长强，管一个信用社，什么都有了！我可告诉你呀，有人联名写信说你在贷款上有手脚！”公公登时脸面煞白，忙扶乡长睡在他的炕上，供喝茶喝醋，结果吐得满炕皆是。不久，突然镇上有风声，说是公公提出赞助办学，要拿出三万元扩建镇上小学。黑氏着实惊骇，公公能拿出这么多钱！这些钱平日放在哪里，家底拢共有多少？又不久，县上就来了人，召集了镇村大会，公公站在会台上，披红戴花，满面红光。从此，一面红底黄字的大锦旗就挂在了中堂，院门敞开，过路人老远便瞧见一片红堂堂。再不久，学校崭然一新，公公做了名誉校长，小男人破例做了教师，教授体育，日日率领学生打篮球，快活得如做了神仙。

黑氏不明白公公那么吝啬的人竟又那么大方，黑氏现在是明白了。小男人夜里折磨她，说她现在不是农民的婆娘了，是公家干部的夫人。黑氏不知道干部的好处，她受的是更粗野的罪，不许点灯，他叫她是镇上最俏的一个女子的名字，要求叫一声，让她应一声。她气愤不过：“她是她，我是我，你有本事寻她去！”

此话不幸言中，丈夫果然夜里不回来了。一日不回，两日不回，黑氏到学校去，丈夫的房里有一个女人。女人是镇上最俏的，小男人说，我们在谈学习哩。黑氏心下想：或许真是学习，那咱就无趣了。临走

说：“你几夜不回了，这房子潮，晚上得买些炭烘烘。”

小男人一月两月不来缠她，她轻省了许多，夜里能睡囫圇觉，后来却感到了空落。小男人不是省油的灯，身子一日不济一日消瘦，她心上又犯了疑，去学校看时，人家又在学习哩，她没证没据的，闷闷地又转回来。

学校里有一个校工，是很远的西川人，给教师白日做一顿饭，夜里教师全回家了（这学校教师都是民办教师），他看守门户。黑暗里拿凳子坐在门口，一边明灭抽烟，一边放最大音量听一台收音机。黑氏到学校去，与这校工认识了，知道他叫来顺，眉心有一颗痣，人长得又老实又乖觉，却穷得可怜，脚上老是一双黄胶鞋，走动“咕咕”响，像是灌了水。

黑氏一来，来顺就叫，同时将屁股下的小矮凳让出来，让她听收音机里的女人唱。

黑氏说：“来顺，你那么会过日子，挣国家的钱，脚上老穿那黄胶鞋，你不嫌烧吗？”

来顺就把脚收了，老实得如一只猫，说：“我何不想穿得体面，月挣二十八块钱，我爷八十了，老得糊糊涂涂，我娘又是病身子，三个妹妹都在上学……我能像你男人那么有福？”

黑氏说：“你还有个爷？”下边话没有说出，意思是：上头三个老人，光三副棺材就够半辈子还不清账了！就又问：“来顺，你女人身体还好？”

来顺说：“我哪儿有女人，前年订了一个，人家又退了，跟了个万元户的跛子儿子，我一气才到这里干了校工。”

黑氏为他叹了一口气。

三天后，黑氏从箱底取出一双布鞋来，拿给来顺穿。来顺以为是趣话，夸了一通针脚好，却是不敢收。黑氏说：“来顺你好争气！嫌这料面不是灯芯绒吗？这可是新的，做给我那一口人，他穿了一天又去穿皮鞋了。你试试，合脚不？”来顺端盆水洗了脚，脚又长又厚，穿进去好夹。黑氏笑了一回，说用剪子铰开一点鞋口，将就穿几日是几日吧。来

顺口里应着，却并未去较，干完活了，就穿了新鞋，扭秧歌似的走。

小男人知道黑氏给了来顺鞋，并不恼，说：“来顺薄命，三十多了还是个童身子！”黑氏说：“没婆娘了想婆娘，有婆娘了一月两月不回来！”小男人说：“你给他送鞋，你也给他个稀罕东西去！”黑氏说：“放你娘的屁！”塞给他个冷枕头。小男人却认真说：“我说的是真话，咱谁也不管谁。”黑氏问：“你这啥意思，让我给你放缰绳吗？我问你，你在学校玩着打球，和那些女的有多少习要学？”两人吵起嘴来，小男人就动了手，他力气不行，手脚却利索，一拳戳在黑氏肚上，自个翻身却往学校睡去了。公公婆婆又一顿臭骂，气得黑氏一夜未合眼，天明起来眼圈都乌黑。她有心去学校闹一场，一到校门口，心却软了：小男人这不好那不好，毕竟现在是教师了，闹开来也太丢人。来顺见是她，热情招呼，问她眼圈怎的黑了，她泪水婆娑，拉来顺到没人处，说：“来顺，你是实诚人，你不要哄我，我那口子在这里可本分？”来顺吓了一跳，半天没有作声。黑氏问得紧了，说：“这我不知道啊，这事要捉双，我怎能七说八道？他这等人物，光头整脸的，他还能作孽胡来？”黑氏想了想，也不再问：“你黑白在学校，你替我留神他。这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，不要对外人提起，人倒笑我没能耐。”来顺点头，看着她走了，发了许多感慨。

一日，吃罢晚饭，黑氏到河里去担水，河沿上蹲着来顺洗衣服。来顺似乎要对她说什么，欲言又止，黑氏狐疑，说：“你有事在瞒我？”来顺越发尴尬，口里含糊不知所云。黑氏就说：“常言道，人只可皮相，不能骨相。你也是这般角色！”来顺就放沉了脑袋，说了小男人如何如何长久同镇上一女人私通，那女的又翻了脸，新近又与乡长的小女子撮在一处，今日夜里，那女子又去学校了，也不避他，先是房里亮着灯，后来灯也灭了，如此云云。黑氏听罢，身子闪了几闪有些不稳。来顺说：“这话我万不该对你说，可不说良心上又过不去……你不要生气，他反正是你的人，那女的她爹就是乡长，她也不能明打明……”黑氏没说一句话，挑了水回去了。

黑氏挑水到村口，一丢担子把水倒了，坐下来“呜呜”地哭，她料到小男人会走这一步，但真真正正知道这事了，却感到是如此突然，受不了打击！当下只身跑到学校去，来顺还没有回来，校内一片漆黑，她却有些害怕了。这事是天下丑事，冷不丁破门进去，那女的也是没结婚的货，再色胆包天，也是有脸面的，弄不好上吊投河，那也是出性命的祸事！黑氏想，罢了，罢了，只要截散他俩，男的怯胆，女的羞愧，囫囵自己一对夫妻罢了。就立在院子喊小男人的名字，小男人应了声，说他睡了，有事明日说。她说：“爹让我给你说件要紧事，你快起来，我先到茅房去一下！”她是让那女子趁机出门逃去，就故意放重脚步，真的到后院厕所去。

返回来，小男人的房子亮了灯。她进去，被子并没有叠，丈夫坐在床上吸烟，屋里燃着一炷香，香香的。小男人说：“什么事，等不到天明？”口气冷淡。黑氏说：“这地方我来不得吗？你多时不回去，这夫不夫妻不妻的……”小男人便说：“就说这些？说完了回去吧！”黑氏站起来要走，却听见柜子后有些微响动，低头看时，柜下有着一双脚，小小巧巧的。她无声地哼笑一下，又稳稳地坐下，直勾勾看起丈夫说：“我今日就不走了，我要你给我倒一杯水来。”小男人已经发觉她的用意了，脸上有了慌张，倒一杯水放在她面前。黑氏再说：“再倒一杯水。”又一杯倒上了。她平平静静地说：“来吧，喝口水吧，喝口热水不会伤了身子的。”柜子后旋闪出一个女子，粉红内衣，鬓发蓬松，一脸狐妖。黑氏看了；心下也惊叹：这骚货也真艳乍！那女子脸并不红，在床沿坐了，仰脸盯房上顶棚，全无羞愧之色。黑氏倒大惊，有这等厚脸的！气血登时上脸，平静了半日，还是说：“我不打你们，也不骂你们，我是求你们，别使这个家活活拆散，事情闹大了，与我不好，与谁也不会好。去吧，喝了这水去吧。”那女子穿好衣服走出去了，从门口又转回来，带走了桌上的香脂盒。黑氏忽地嘴唇抖动，脸色无血，从凳子上跌下来，不省人事。

之后，小男人并不收敛，依旧同那女子如漆如胶，作出齁齁肮脏之

事。黑氏倒后悔那夜自己的宽容，和小男人打闹过几次。小男人仗着爹的财力，乡长的权力，倒越发一意肆行，苦得黑氏常找着来顺哭诉，来顺也陪她掉两颗三颗热烫眼泪。

一日，逢集，天寒地冻，黑氏瑟瑟地在市场买炭。偏巧遇着木犊，木犊身脸乌黑，形如饿鬼，见黑氏却惊道：“黑，你病了，瘦得这样？”黑氏想起墙头送洋芋之事，肠肚皆软，不觉歉欺不已。木犊是善心人，当下也吸溜鼻子问道：“是不是你那口人欺辱你？村里人都在说……”如此这般问了情况，黑氏就哭得泪人一样，木犊劝了半日才止。

下半晌，木犊寻着来顺，将来顺骂了个狗血淋头，说是不该把事情告诉黑氏！来顺好委屈，说不告诉黑氏，他良心上不得下去。木犊说：“那起什么作用，信贷员的儿子是哪路坯子，狗忘不了吃屎，你让黑知道了，只能让她人不人鬼不鬼！如今瘦成那个样子，你就良心安妥了？”噎得来顺无言以对。两个男人苦了半天，不知如何解救黑氏，木犊就骂信贷员父子钱瞎了眼也瞎了心，偏偏乡长树他们是好的，这信贷员暗中又给乡长使了多少黑钱！到底来顺脑子快，说：“锅底里抽柴火，咱收拾那女子去！那女子没了脸面再到学校，黑的男人或许就会安生！”当夜俩人蒙了脸面，来顺放哨，木犊伏在路边，见那女子往学校去，木犊虎扑上去，挥拳便揪，末了五指在那嫩脸上抓出血道，骂：“你既不要脸，就抓了你这皮！”

乡长的女子被打，只有小男人和这女子明白为何被打，对人却无法说出，只告爹有人夜半拦路行奸。乡长责令乡派出所破案，这女子提供罪犯说话声像木犊，把木犊抓去，木犊供言不讳，却说了原委。派出所没有呈报县公安局，但也未放了他，以乡长旨意罚他十五天拘留。

三

但是，小男人却极快与黑氏离了婚；重结二婚，小男人娶的是乡长的女子。

黑氏离开了暴发户，并不远走高飞，她变得刚强起来，拒不要原夫家的一椽一瓦，回到村里，借居在早先生产队一间牛棚里。娘家的哥闻风赶来，叫一声“妹子！”泪水涟涟。黑氏说：“你哭啥哩，你妹子做了什么丢人事体？！”哥不哭了。又埋怨妹子逢着好光景不过，落到这步田地，要领她回到娘家去。黑氏说：“我偏不走，我看着这家人能唱什么好戏！”

白日里精心伺候分得的一亩田地，样样都行，不比任何男人差半分。夜里自个烧锅做饭，用一把扫帚磨扫了路边枯草末末，将炕偎得烫热，躺下去，这边身子烙了翻那边，舒服而省心。她先前以为女人离了男人，就是没了树的藤，是断了线的筝，如今看来，女人也是人，活得更旺实！来顺时常到她家里来，帮她劈一抱柴，挑一担水，陪着说话，她也逢饭了让吃饭，没饭了泡杯茶，天一黄昏，就说：“你走吧，寡妇门前是非多哩！”

来顺不在乎这些，来顺照常来，说起信贷员那一家，又入了一家草袋厂的股，赢了许多大钱，俩人就叹一阵世事。末了她突然问：“那两个男女过得好吧？”来顺说：“有钱使得鬼推磨！那女的肚皮子大了，年内怕要坐月子。”黑氏就痴眼看河对岸的山，她无意于天上的云，远村的烟，来顺不知道她想什么，她也说不清。末了，一个很轻的很淡的笑留在嘴边，打发来顺去了。

村子里却有了议论，说来顺要打这女人的主意。议论先是黑氏不晓，到后碎言断语捕捉了些，心里也扑扑腾腾跳动。早晨对着镜子梳头，镜子里有一张脸，脸黑是黑，却比先前光润得多。她惊奇自己并不老，甚至也并不丑恶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我难道就剩下了不成？”双腮下也染上两点红晕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意味。

当来顺再来，黑氏就留神他的眉眼里，来顺果然说出许多话来，让她听了耳朵发烧。但每当这个时候，黑氏就想起一个人，木筏，顽强地在眼前晃。木筏为了她，被抓去受了十五天拘留，那驼子老爹日日送饭，竟一次绊了石头，罐子破了，稀饭泼了一地，老的坐在地上哭，她

心里就惨惨地像刀子割！放出木犊那天，她见着木犊了，他胡子很长，脸色寡白，见了她却说：“黑，没想我倒害了你，让你守寡了……”可她住到这牛棚里，木犊却再不闪面，他是还觉得对不住她，不来见面，还是天热了，不担炭了又去深山担了龙须草？黑氏这般一走神，来顺作乖，就嗟叹数声，说：“那没良心的东西弃了你。也算他心坏了，眼也瞎了！他说你丑，丑在哪里？这般整齐的人物，你也不愁没个新窝的。”黑氏也便把脸弄成柔和样子，微笑一下，让来顺不必多说。来顺即刻回去，想入非非，自此衣衫破旧，却洗浆干净，脸子白白的，也有心和小男人在学校里说些闲话，笑过几回。

黑氏稍稍充足的精神又消乏了，最害怕的秋雨到来，她坐在炕头上，看门前水滩里明灭雨泡。再往远处，是田埂，是河流，是重重叠叠的山。黑氏文化浅，不懂得作诗之类，但却全然有诗的意味，一种沉重的愁绪袭在心上，压迫着。她记起了在娘家做女儿的秋雨天，记起在小男人家的秋雨天，今日凄凄惨惨可怜的样子，心中悲哀怫郁无处可泄，只在昏昏蒙蒙的暮色下，把头埋在两个手掌上，消磨了又消磨，听雨点噼噼嘈嘈急落过后，繁音减缓，屋檐水隔三减四地滴答，痴痴想起作寡以后事情，记出许多媒人和包括来顺在内的许多男人，觉得都不过一个当时无聊而一过去即难作合的幻梦罢了。

她突然操心河边的那一块地，地是她新拾的，种有萝卜，夜里涨水能否被冲掉呢？雨已经衰竭，风势依然，黑氏察看萝卜无恙，河水并不怎样变化，水闪着溜光活活流着，像是很凶。忽然在极远的地方闪一下火亮，倏忽又灭了，定睛看去，河的对岸有了微微一点红，如狐的眼睛，忽儿不见了，忽儿又出现在下方，同时有了水波声，不久一切消失，响一种咯吱细音到了这边滩上。

黑氏以为是鬼，气全屏住，窥覷黑影走近，才是一个担龙须草的人膛河过来，那结实的块头，拙笨的步姿，黑氏认出来，叫一声：“木犊！”

木犊骇绝，骤然跌在地上，嘴上掉下一个烟蒂，划一道暗红不见

了。等分辨面前是黑氏，黑暗里将裤子穿着好，就笑了，嗤啦声比以往重了许多。

黑氏说：“这风雨天，你还过河？水涨会卷你到老河口去！”

木犊说：“草收齐了，不连夜回来，那我就困在山里饿死。你一个人不在家，敢到这里来？”

黑氏说：“我来看萝卜，担心被水冲了。”

木犊说：“你要没菜吃了，到我家去，今年我萝卜好哩，又白又长的，够你吃的！”

黑氏说：“我吃你的做啥？！”

这话使木犊沉若深渊，明白面对着一个女人，一个年纪轻轻的寡妇，热情仿佛骤然下沉，半天冒不出水面，略显粗鲁地问：“黑，你还没个男人？这年头，没有男人怎么过日子！要找了，你就看准准的，嫁一个疼你的！”

黑氏登时觉得鼻子不通，见塞作热，身子只是惫懒，靠在一棵河柳上。

木犊说完，亦无别话，见女人不言语，慌得忐忑不安。俩人皆陷入缄默，各把思想放在这看到的河水，柳树，以及对面而立的人物以外的一个地方去了。直待到远方一声野狗的嗥吠，方清醒过来，黑氏说：“回吧。”木犊方觉起肩上担子的沉重，俩人一路无话。

十天后，有媒人找黑氏，说有男人出三百元聘礼娶她，问是哪个，说是来顺。黑氏心里作念：果然是他，他是敢有这份主张的！慌了手脚。媒人说：“人穷是穷，皮相齐整，况且老家不在这里，成亲后他带你离开这里，眼不见那一家人，心里不生气！”黑氏却说：“我不在乎穷，我就是穷家女子。我拿定主意是不走的，我要争口气，比试着那一家人！”媒人倒着了恼，说道：“你也是不掂轻重！那一家人成了乡长的亲家，有钱有势，你能奈何人家？”黑氏说：“我不奈何，政策奈何哩！”媒人说：“你好瓜，落到这地步！政策是什么，政策是烤洋芋。人熟了，洋芋是软的；人生了，洋芋是硬的。”黑氏说：“像你说的，真没